“九山王”与李化鲸起义

清代成武县衙大门遗址及李化鲸曾办公的捕房遗址

在《聊斋志异》中，有一篇名为《九山王》的小说，叙述了曹州一个姓李的人被狐仙鼓动而起义对抗清朝的事情，这里就有成武人李化鲸起义的影子。作为清初震动清廷的农民起义，李化鲸起义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捕快的命运转折

李化鲸，号仁宇，明末在成武县衙担任捕快，并成为捕役头目总练。1644年清军入关后，当时社会混乱，他就利用职权，对被抓的盗贼从轻处理，有时候，他还出钱资助，这让他在绿林中有了仗义疏财的名声。这引起了一些人的猜忌，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的时候，有人告发到了兖西兵备官章于天那里。当时章于天正在曹县治理黄河决口，他派人把李化鲸捉来后，押到了河堤之上，这时决口水位上涨，要堵决口必须要知道水的深浅。有人就对章于天说：“李化鲸水性好，可以让他试试。”李化鲸跳入深潭，从水底抓了两把泥出来，并说了水的深浅，这让章于天很惊奇，就让李化鲸跟着治水，不再追究他的过错。

治水期间，李化鲸认识了曹县人、原为明朝总兵后投靠清廷的刘泽清，李化鲸也逐渐成为刘泽清的心腹。刘泽清后被清廷送到北京“恩养”起来，但两人书信不断。顺治五年，黄登孝到曹州任职，听说李化鲸有本事，就把他调到了曹州府任副中军，这下，李化鲸声名大噪，不少绿林人物都来投奔他。

一曲起义悲歌

清初，人民抗清活动如火如荼，曹州的濮州和范县一带，有反清的榆园军经常联络李化鲸。刘泽清看到清廷推行剃发令等种种暴行，认为反清的时机已到来，于是派人联系南明，并与李化鲸约定于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的八月十五日由李化鲸在曹州起义，他在京中起义响应。但不巧的是，曹州黄河厅同知高元美与李化鲸有矛盾，就向总河杨方兴密告李化鲸谋反。杨方兴就题授李化鲸为兖州守备，让他单骑就职，准备抓他。李化鲸不敢赴任，等打听到高元美告发他谋反后，干脆联络榆园军，密令下属提前起义。

七月初四，起义正式爆发，义军先后攻克了曹县、成武、定陶、曹州等地后，选定曹县作为根据地，拥立了朱洪基为天子。这时，高元美被义军抓住杀死。义军影响越来越大，清廷急调兵力会剿。义军寡不敌众，最后退缩到曹县，八月初一被清军包围。在无粮无援的情况下，清军要求把朱洪基献出就退兵，无奈之下，义军遵从了。但清军又要李化鲸谈判，九月十五日，李化鲸出城，但被清军囚禁。义军看到清军言而无信，不再谈判。十月初二，清军烧毁东门攻入，与义军激战，双方伤亡达六七千人之多，起义失败。李化鲸与刘泽清一同在京师被杀。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清廷的统治，清军为了报复，在曹州展开疯狂的屠杀，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。

李化鲸故里之谜

清道光《城武县志》记载，李化鲸是直隶人。康熙十三年的《曹州志》记载，李化鲸是成武人。乾隆《曹州府志》等都记载他为成武人。那么，康熙之后150多年的道光时期的《城武县志》为什么无视事实把李化鲸“开除”成武籍呢？这可以用该书的一篇文章来解读。该志在叙述成武风俗时，曾这样定位：“民无机械狙诈之习。”“沐圣人之教，习桑梓之业。”如果把李化鲸这个反清领袖记载为本县人，编撰人就会自打耳光，前后矛盾了。加上清朝文字狱影响，编撰人也怕落一个为反贼作传的错误，但从史官的良心来说，却不能抹掉李化鲸起义这样一个事实。李化鲸如果不是本地人，为何还要写入县志？就仅仅是他曾经在县衙当过一段时间的捕役吗？显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

李化鲸是成武哪里人呢？经考证，其为该县汶上集镇人，当地现在还流传“九千岁”“庞娘娘”等和义军有关的传说，该县白浮图镇还有清初民团抓获李化鲸妹妹的记载。现在，汶上集镇的田野里还有周庄户、庞庄户、牛庄户等十多个清代村庄遗址，这些应是当时清军剿灭义军首领家族，进行屠村暴行后，村民外逃留下的遗址。

幸存下来的人们在清廷的严酷统治下，谁也不敢轻易提起李化鲸，导致他的事迹在本地淡化，籍贯也不清楚了。但李化鲸确实是成武土生土长的农民起义领袖，这应该是无可置疑的。

文/图 通讯员 **张长国 张鲁学 周长芳**

蚌 镰

2006年出土于成武故城址，属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。残长9.6厘米、宽3.7厘米、厚0.5厘米。整体呈镰刀状，形制为弯背凹刃，刃部部分呈锯齿状，制作比较粗糙。尽管前部有缺失，但仍不失其线条的顺畅优美，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时期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实物见证。现藏于成武县博物馆。

郜都在成武老城

西周推行分封制，尤以姬姓王族拱卫王室。作为西周初年首次分封的周文王之十一子、周武王的弟弟，当就国于中原大地、物阜民丰的郜国时，“城，成于武王”便应时而生了。古郜国成武，也迅速拉开了郜都建设的大幕。虽然现在已无法还原郜国都城初建的原貌，但从后世的考证看出，郜都建设非同一般。

早在1986年，成武镇政府在开挖老城城湖时，原菏泽地区文物考古队郅同林、张启龙二位文物专家，就进行了专题勘探。成武城湖系指旧城的护城堤以内的广大范围，面积号称万亩。这一地域较堤外低2.5米。由于地势低洼，过去常年积水，一般水深约1米左右，有的地方深达2米，故而，称之为城湖。城湖之内，有两个堌堆遗址，一曰文亭山，一曰大台，因而城湖亦称文亭湖。在这两处遗址上分别采集到龙山文化、商、周时期的遗物，在坑塘内也遇到商、周的陶器残片。经过细致的调查和钻探工作，初步摸清了这一遗址的范围，东西长3525米，南北宽1800米，总面积632.5万多平方米。在此范围内的坑塘、水渠、壕沟中均能采集到其文化特征基本相同的遗物。面积如此之大的遗址，当时在全省都较为罕见。

经过勘探，这里的遗迹和遗物极为丰富，遗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陶圈井，在约1万平方米的鱼塘内，陶圈井竟达20余座。他们对其中一座进行了清理，陶井为陶圈一节节登砌而成，有的井口用青砖砌成，其高度约80-110厘米，砖长30厘米，宽15厘米，厚4.5厘米，一面饰斜绳纹。井圈高26-42厘米，直径70-90厘米，壁厚4-4.5厘米，中部3厘米，外饰竖绳纹或左右斜绳纹，内壁抹平，有指印痕。陶土内夹有少量杂草，井圈制作比较规整。遗物多为陶器残片，以泥质为主，夹砂次之；灰陶、灰褐陶、浅灰陶最多；红陶少量，黑陶不见。纹饰以粗绳纹、中绳纹、浅细绳纹为多；凸凹弦纹、瓦纹、素面亦占一定比例；乳钉纹、菱形方格纹、回纹仅见建筑材料。最常见的陶器有豆、盂、底罐、陶壶、盆、洗、釜、金、爵、鬲等，建筑材料有筒瓦、板瓦、瓦当、陶水管弯头和空心砖，还有“开元”“熙宁”“崇宁”铜币。分析这些遗物的时代，有商、西周、春秋、战国、汉代五个时期。

为了搞清护城堤与遗址的关系，1986年文物工作者在南护城堤的中段挖了一条南北向探沟。本探沟未挖到生土，暴露部分可分四层，一、二层无包含物，时代难以确定；第三层发现有元代瓷罐和陶爵，至少可以说此层系元代晚期或明代初期所筑。第四层，黑灰土，不但含有西周时期的陶片，而且坚硬，可较大面积的取起，夯层清晰，每层厚约12-20厘米。最上层夯面平整，不见夯窝；其下各层层面满布夯窝，甚是密集，排列有序。夯窝呈圆形圆底状，口部直径6厘米，与曲阜鲁国故城第三期城垣夯窝基本相似，其年代当为周代。

经过调查、勘探得知，该遗址只是局部商代遗物较丰富，而大面积却都经过了西周、春秋、战国时期，一直延续至汉代。尽管古代在此建城，无史可考，但从遗址内面积之大（632.5万多平方米），遗址之众多，遗物之丰富，建筑材料俯拾皆是看出，足以证明是西周初期开始建设的故城遗址。从钻探资料表明，该城址的平面系东西长于南北的长方形。

根据史料记载，西周初年的确在这一地区建有郜国。如此规模浩大的故城址，非郜国都城莫属。古郜国都城在成武老城确切无疑。同时，现存于成武县博物馆的展品陶弯管，子母口，饰文点状，线条流畅，系西周初期郜国都城的排水道系统，全国罕见，更说明城市建设的先进性。另外西周系列生产、生活陶器及三系青铜壶、西周初年的贝币等展品，均证实了郜都的存在与原有的辉煌。

郜都何以变城湖？因古代多洪水泛滥，城市唯有筑堤防洪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护城堤外淤积越来越高，城堤也越筑越高。堤内逐渐成为盆地，当达到一定极限时，城市就变成了城湖。

文/图 通讯员 **隋启良**

●菏泽地名前世今生●

王厂

王厂，原名王家板厂，位于曹县城西南13千米，邵庄镇政府驻地西北7千米，太行堤北0.7千米处。全村总面积3.65平方千米，聚落呈南北长块状，村东西长700米，南北长900米，聚落呈南北长块状，有东西街四条，均长700米；南北街八条，均长900米；全村700余户，2200余人，均系汉族，有王、何、李、付等姓氏，王姓最多。据《王氏族谱》载：明洪武三年，始祖讳成甫岁进士，自宁阳迁居磐石镇南十五里成甫寨，后五门分支于此建村；万历十四年，判官杨应芳于此建官营船厂，故名王家板厂，简称王厂；清末学者、清光绪十年版《曹县志》的编纂者王公奖及其弟学者、廪膳生王公樊，人称“二王先生”，生于此村。

王公奖（1837—1909），字芸都，号愚亭，自幼读书，才智过人，不仅精通经史，又广为博览，为清代曹南积学名儒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癸酉科拔贡。光绪十年（1884）参加《曹县志》纂修，任纂校。

王公奖因屡试不中，便以其所学教授学生。因王公奖为人朴实，谈吐风雅，严于治学，教诲有方，绛帐一开，前来学习者络绎不绝。徐继孺任河南学政时，聘王公奖为院试阅卷官。王公奖还曾为候选直隶州州判，以军功加五品衔翎，但从未任过实职，郁郁不得志。宣统元年卒于家中，其门人学生皆痛哭失声。

王厂村不仅以二王先生闻名曹南，更以王厂战斗鹊声冀鲁豫边区。《山东省曹县地名志》王厂村词条载：明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杨应芳于此建官营船厂，故名王家板厂，简称王厂；1958年南迁三里，改名万福村，1979年复名王厂；1943年9月28日，王厂战斗发生于该村。

王厂战斗，又称王厂血战，是冀鲁豫边区抗击日寇大“扫荡”的著名战斗。《中共山东省菏泽地区党史大事记》王厂血战词条载：1943年秋，日军为摧毁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，发动了秋季大扫荡。9月27日，日伪军一万余人扑向鲁西南根据地，以闪电战术，将集结于曹县城南王厂村北太行堤一带的鲁西南军分区指挥所、专署机关民军一团、分区骑兵连包围。鲁西南军分区司令员朱程、专员袁复荣沉着指挥，经过激战，民一团、骑兵连大部和驻扎在高堤圈的二十一团全部突出重围。28日，朱程、袁复荣等首长率指战员300余人被日军包围。他们在王厂附近凭借一座土围子和日军进行了生死的搏斗，战胜了敌人的数次冲锋和毒瓦斯武器进攻。下午4时许，弹尽粮绝，敌人冲入院内，与敌展开肉搏战。朱程司令员、袁复荣专员、桑玉山团长、魏明伦团政委等100余名指战员全部壮烈殉国。

在鲁西南军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的王厂战斗，使日军损失严重，更增强了冀鲁豫边区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。为继承英烈遗志，传承先贤精神，曹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在王厂战斗旧址立碑纪念；2012年5月，王厂战斗遗址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；2015年8月，王厂战斗遗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；现今，王厂村已成为鲁西南著名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。

酆 鸿 张荣昌

贴灶神

民谣曰：年年腊月廿三，打发灶君去上天，骑着白龙马，侍女排两边，一走走到灵霄殿。老天爷问，哪一家作恶，哪一家行善，行善的降富贵，作恶的降灾殃。灶王爷，好心肠，好话说了一庙堂。老天爷，真高兴，下令说：明年起，春天早下雨，秋后晚下霜，多收五谷子，不降灾和殃。

腊月廿三，俗称“小年”，传说这是“灶王爷上天”之日，民间有贴灶神的习俗。每到这天，家家户户都将灶王爷画贴到灶门旁，让灶王爷保佑居家平安，生活富裕。灶房贴的灶王爷是油彩印制的版画，灶王爷端坐中间，两个侍女侧立左右，两侧对联是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。

画像贴好后，要进行祭灶，先燃上一炷香，再摆上一些供品，供品是麻糖、枣糕等粘性食品，意即吃这些东西把灶王爷的嘴糊住，在玉帝面前少说自家的短处。然后开始祷告，求灶王爷保佑家庭吉祥平安。

传说，灶王爷主管监督一家人的生活起居，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各家各户到岗履职，腊月廿三到天上汇报凡间状况，根据表现，由玉帝定夺对人们的奖掖和惩罚。对多德行善之人，玉帝便赐予福禄，延长阳寿。对坏事做多的人，玉帝便让其遭受报应，削减寿命。而高高在上的玉帝对人间之事并不完全了解，奖励惩戒全凭灶王爷的汇报。因此，灶王爷还有一个别称，叫作“东厨司命”，主管人们的祸福命运。

对于监管人间日常生活的灶王爷，人们一刻也不敢怠慢和冒犯，每做好吃的食品，必供奉给灶王爷，日常生活中不能抛米撒面铺张浪费，不能在灶王爷面前说脏话、发牢骚、吵架、骂人等等。这些禁忌的原因看来可笑，但是却起到了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、促进家庭和谐安宁的作用。

现在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用柴火灶的少了，烧饭换成了煤气灶、蜂窝煤炉，更是见不到灶神的身影了。没有了敬畏和约束，缺少了监督，习惯放纵的人们，便时常做出一些超越底线的“出格”事来，难免遭受“上天”的惩罚和报应。

文/**丁明烨** 画/**王世会**

曹州文人才子轶事传奇

邓文献

说到邑人段云襄，在曹州文化界中应是个大名人，可谓声名遐迩，无人不晓。可查阅地方史志，其生平事迹均没有记载。据史者推测，可能是因为他多次科举未第，没能获得荣耀的功名，又没有显赫的官位。加之其性情刚烈，不媚权贵，不事世俗所致。但在地方文化方面，可谓是“文人才子”，他能诗善赋，书法绘画，都造诣不凡，给地方文化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。譬如，在《曹州志》和《曹州府志》的“艺文”栏目中，载有他多篇诗文和碑记。其中曹州八景诗赞，就选有四篇。在《菏泽市志》中列有三篇。

近日翻阅《曹州历代诗歌选注》，发现了段云襄的三首怀古诗，在其注文中有作者的简介：“段云襄，字素生，曹州城东十里常屯村（今属菏泽市开发区岳程办事处）人。生卒不详，诸生，大书法家，诗人。”前日，又看到李传民先生的微博，使我有兴前往常屯村，寄希望能寻觅到段云襄的一些生活陈迹。通过村里人的讲述，了解到该村已无段姓人家。原村西有段宅故址，现为于姓后建的住宅。原村中一口古井旁，有段家的饮马槽，现成了村民的洗衣池。原村中的关帝庙有一块石碑，上刻“重修关帝庙碑记”，为段云襄撰文，后作了村寨壕沟上的桥板，现不知去向。原村北一里有段家祖茔，现也已湮没在菏泽发电厂的建筑群下。

段云襄生活的年代应该是明末清初，是一个先朝败落、新朝初统的时代。一个不得第的文人，自然会有一些不满当朝时政、抗拒异族统治的心理，难怪在他的多篇诗词里都流露出愤世嫉俗、幽思怀古的情感。譬如，《曹州府志》艺文中的“雷泽秋风”：“商飙一次至，无地不堪悲。独有寻幽处，能深吊古思。雁回雷泽渚，木落谷林祠。惆怅龙梭化，鲛人罢钓丝。”古雷泽湖（今胡集乡处），传说中的舜渔处，岸上有尧陵和庆都灵台。诗人见古祠倒塌，汉碑残缺，秋风一起，落叶纷下，文人悲秋，怆然不禁。还有“华驿归骑”：“古驿今寥落，客程自往来。秋风吹野水，迫照上荒台。郊树行人度，关门暮角哀。遗径谁复问，驱马正氛埃。”华驿应为南华驿道（今老城西华安路），诗人见夕阳隐堤，返照雉堞，则野树含烟，行旅驱马望门投之，文人暮愁，油然而生。

还有在《曹州历代诗选》中，有段云襄的一首“九日登凤嘴山阅武台”，诗人在黄巢起义聚兵点将的地方，发出了“漫追戏马千年事，今古英雄只断肠”的伤感。诗人在拜谒卞公祠时，吟诗一首“卞忠贞壶”，抒发了“谁能执鄙吝，永使浮嚣革”的慨叹。在氾水河畔，触景生情，引发了“怆然怀汉祖，崛起事龙争”的幽古之情。此外，段云襄还欣然为“阎烈女碑”撰写古风一文，被记录在《曹州府志》的烈女传中。今阎屯村的阎氏宗祠中，还有其碑刻：“任午城破，扶母而逃，不能脱，有欲犯之者，女矢死拒之，犯者临以刃，遂奋起大骂，至饱刃犹喷血作骂声死”。描述的烈女面对残暴，慷慨而死的悲壮场面和刚正节操，令人惊叹。

使得段云襄在当年能名噪一时，还有他的轶事传奇，其中首推拒题“四世一品”的传说。说的是原菏泽老城东方红大街东端，横跨马路上耸立有一高达16米的石牌坊，人称“四世一品”坊，是明尚书郭允厚晋光禄大夫加宫保时，为炫官而修的。段云襄是个十分清高的人，对郭家建坊摆阔的做法尤为反感。一日，郭尚书请他吃酒，酒酣欲醉时，让其题写“四世一品”四字，当写完前三字，突然酒醒，随掷笔而去。最后一个“品”字是后人补写的，书法行家一眼就可看出，其品字的力度及风格，与前三字相比有较大的差异。还有人传说，是郭尚书托人买通其夫人，让其儿子随段云襄习练书法，一天一字，前三天写的是“四、世、一”三字，当第四天要写“品”字时，被段云襄识破，拒写此字。

段云襄老家常屯村的牌坊

村里人还世代传说，段云襄不仅字写得好，画也是神笔。传他出嫁闺女陪嫁时，只送了几箱字画。亲家是个土财主，少文化，见后大恼，生气让人把画烧掉。不想点火时，被长工拣下一张，又好奇地贴在墙上。一天，财主让长工晒麦子，长工说：“不行，天要下雨。”财主说：“天晴得这么好，怎能下雨？”不想麦子刚摊开不久，就被大雨淋个透湿。过了两天，是阴天，长工说可以晒麦子，财主犹犹豫豫，后来果然烈日炎炎。于是，财主产生疑惑，询问长工因何能料事如神。长工道出原委，说没烧掉的画上有把红雨伞，撑开时就下雨，合上时就晴天。财主又试了几次，果然灵验。这才明白，亲家陪送的一箱字画，原来都是宝贝，现已后悔莫及。

段云襄老年时，有些穷困潦倒。一日，他骑着一只跛驴，到城北六里的王黎庄拜见友人，在主人家的花园（今古今园）中去赏花，见牡丹盛开，开怀畅饮，醉卧花层，触景生情，即席赋诗：“一年三百日，几个赏花晨。岂可一坐内，辜兹三月春。骞迟能代步，杯满即忘贫。俯仰荒亭下，高歌谢主人。”一首诗描绘了他真实的生活写照，揭示了自我人生的真谛。至今，在古今园中还留有他的真迹碑刻，园内的“醉仙亭”，也因此而出名。